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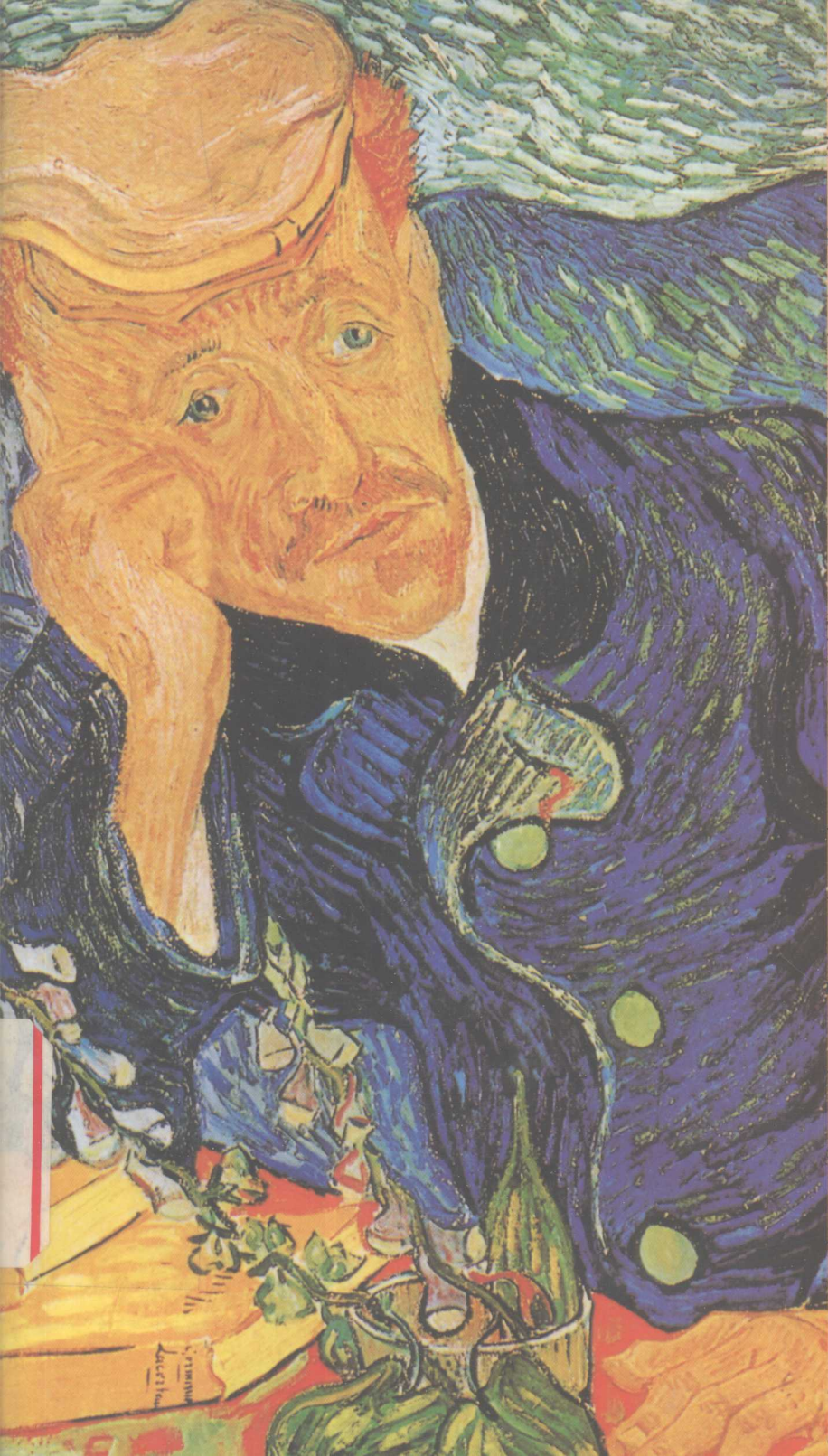
燃烧的太阳
RANSHAO DE TAIYANG

凡·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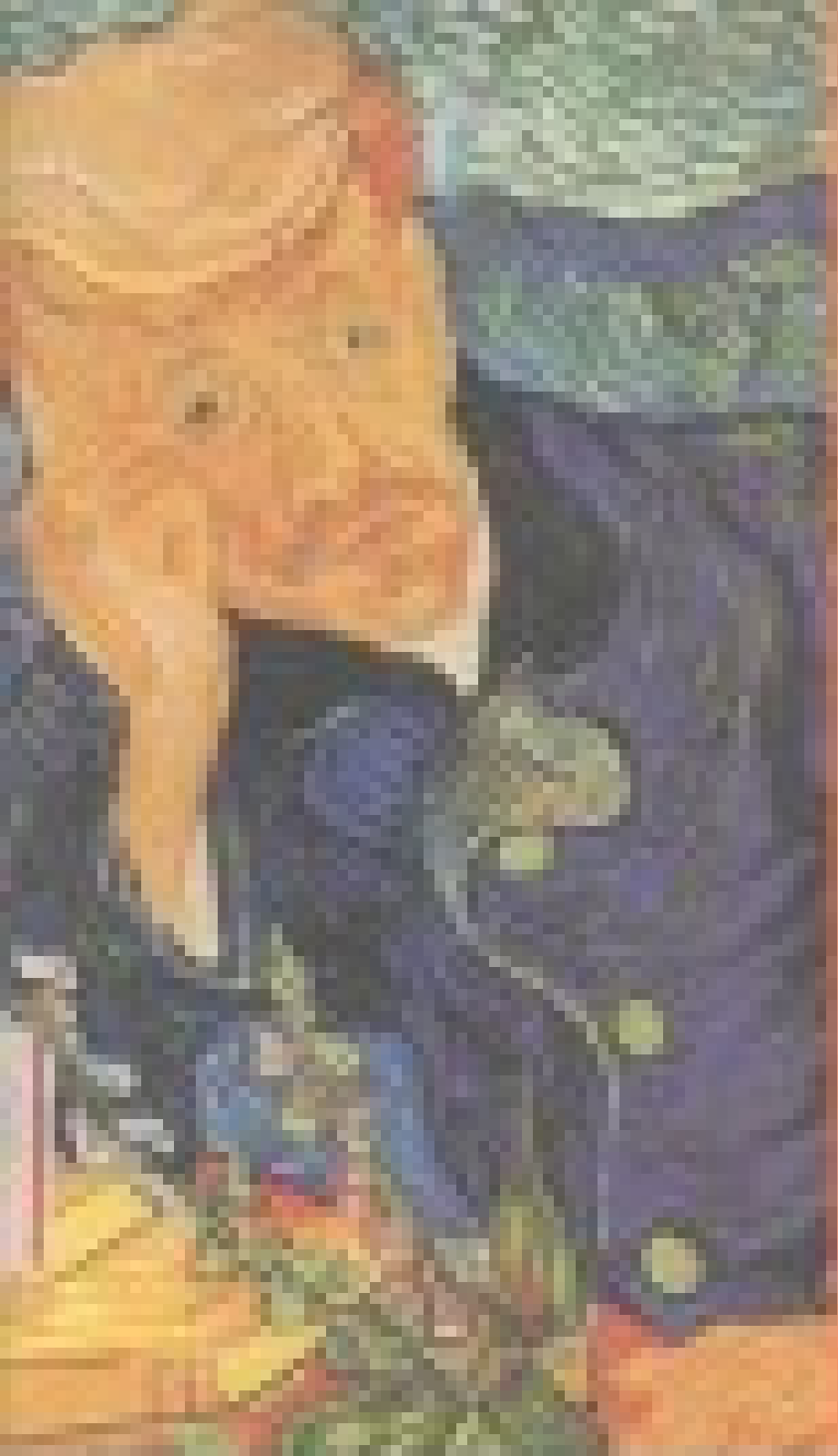
艺术是生命的火焰是短暂的
绘画是画家瞬间在变幻无常的世间 能把人们千变万化的生活提升 使世界更加美丽
让生活在那永恒的光圈里浮动 使人的精神上焕发出新的太阳

VINCENT
VAN GOGH

远方出版社



凡高



Vincent Van Gogh
凡·高

编撰 / 紫都 刘慕
图片 / 傅新阳 岳鑫

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/ 苏 文

紫苑缤纷崇翰墨 都向人间求好书

Beijing Imperial-garden Bookissuing Co., Ltd.



总 主 编 / 紫 都	执行主编 / 荣挺进
文字编撰 / 紫 都 刘 慕	图片编辑 / 傅新阳 岳 鑫
艺术总监 / 荣 幸	封面设计 / 贾艳斌
版式制作 / 丁 洁	技术支持 / 张 鑫

凡 · 高 全 传
FANGAO QUANZHUAN

紫都 刘慕 / 编著 傅新阳 岳鑫 / 图片
远方出版社

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
新华书店 发行

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24

印张 21.25 字数 100 千 插图 500 幅

印数 1-1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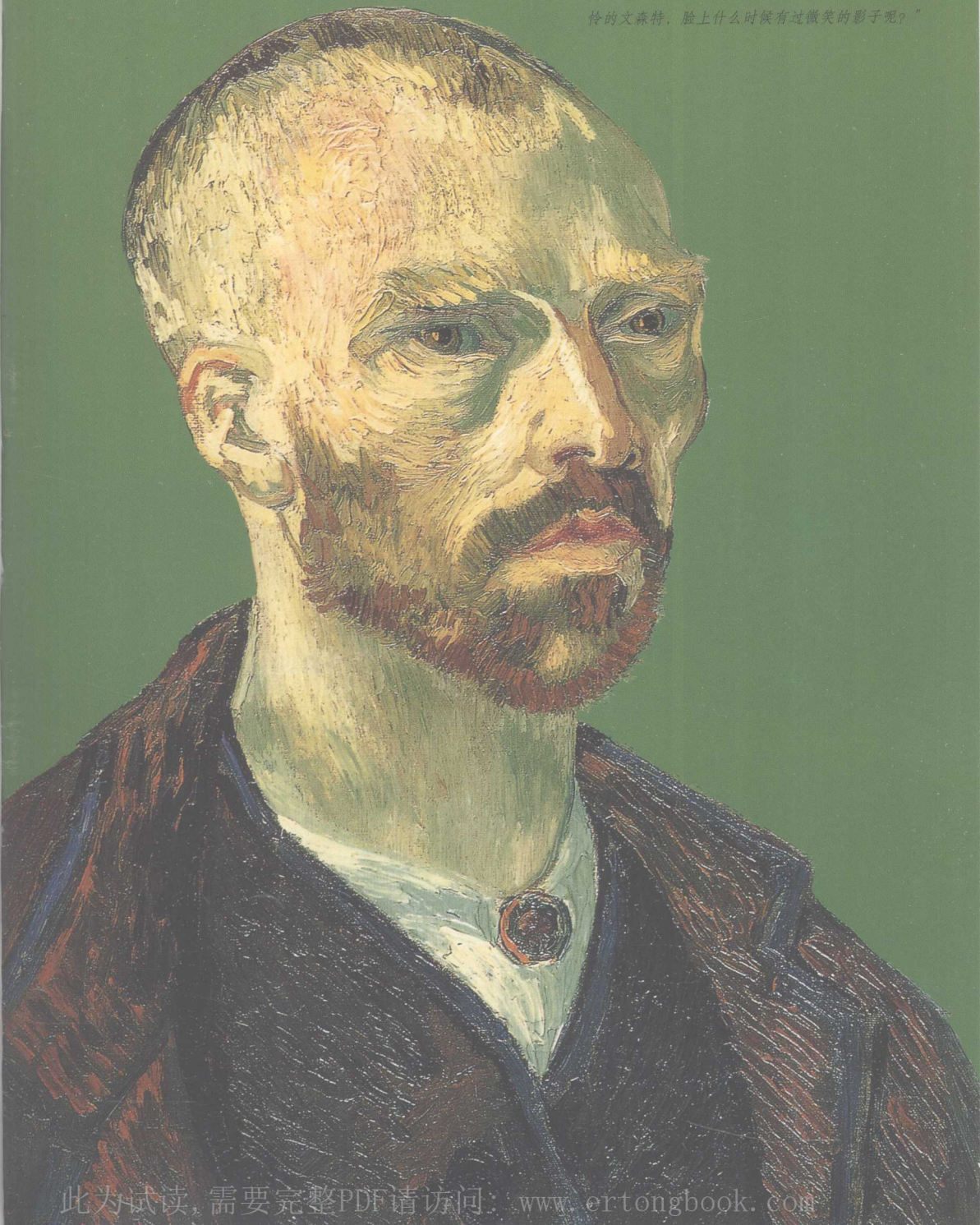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80595-959-5/I · 365

定价 / 380.00 元

远方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远方版图书，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形似僧侣的自画像 1888年

这是一幅深深打动人心的作品，它如实地表现出疯人凝视的可怕和紧张的眼神。正如凡·高自己所说：“可怜的文森特，脸上什么时候有过微笑的影子呢？”





饭店内景 1887年

这幅J·高在巴黎用淡紫色、碎笔触作的画，技巧的运用严谨而费时，令人枯燥，他却以明快的手法表达自己愉悦轻松的心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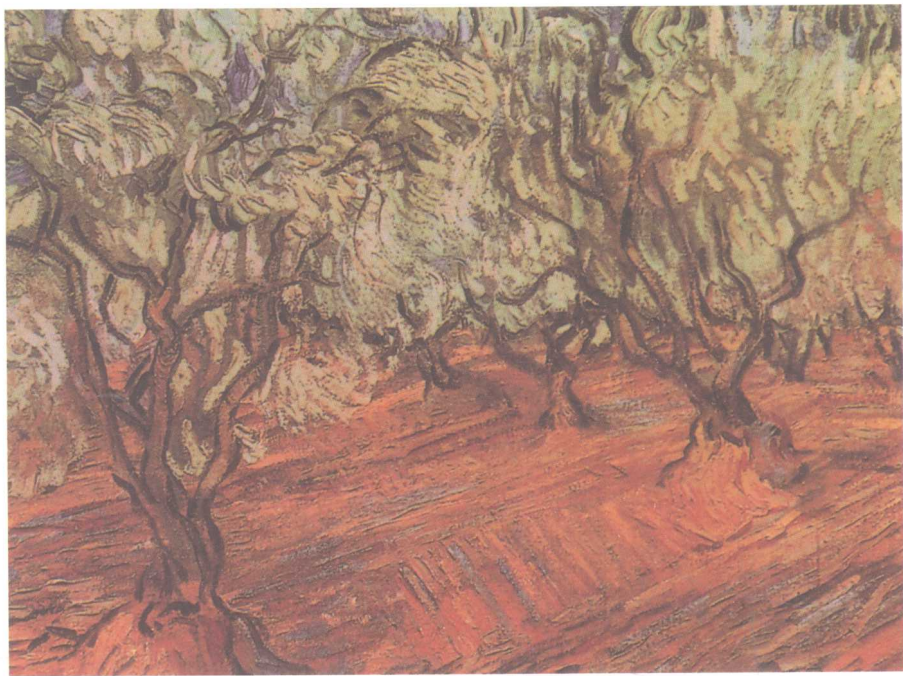
瓶中鲜花，1887年

凡·高的静物画，是从事物火热的本质
内核里脱颖而出的





桑树 1889年 54 × 65cm 布 油彩 帕萨迪纳 诺顿·西蒙美术馆



● 橄榄树丛 1889 45.5 × 59.5cm 布 油彩 阿姆斯特丹 凡·高美术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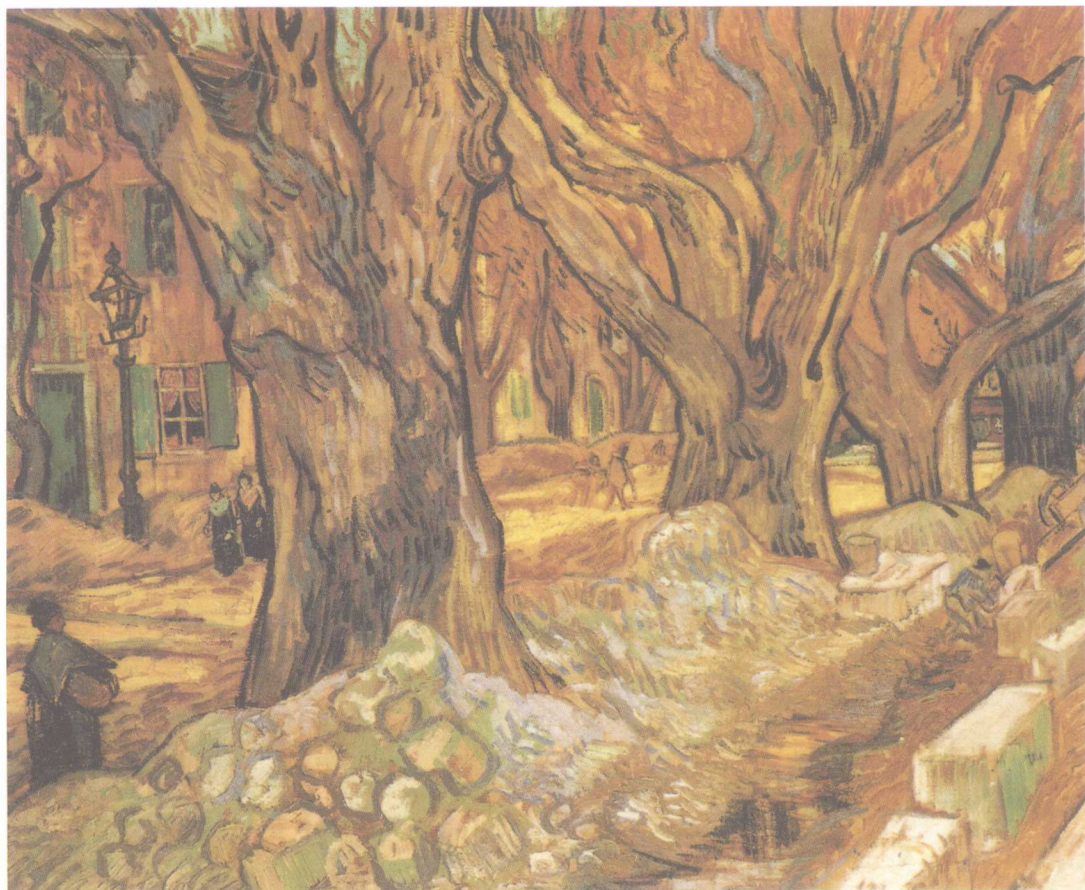


拉克洛果园

1889年 65.5 × 81.5cm

布 油彩 伦敦

科陶德艺术中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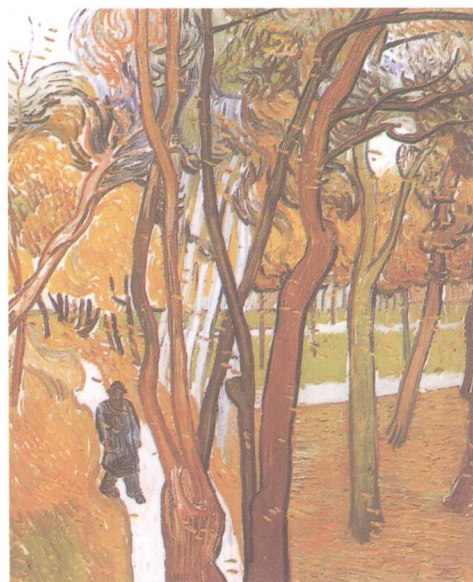
整修中的道路

1889年

73.7 × 92cm

布 油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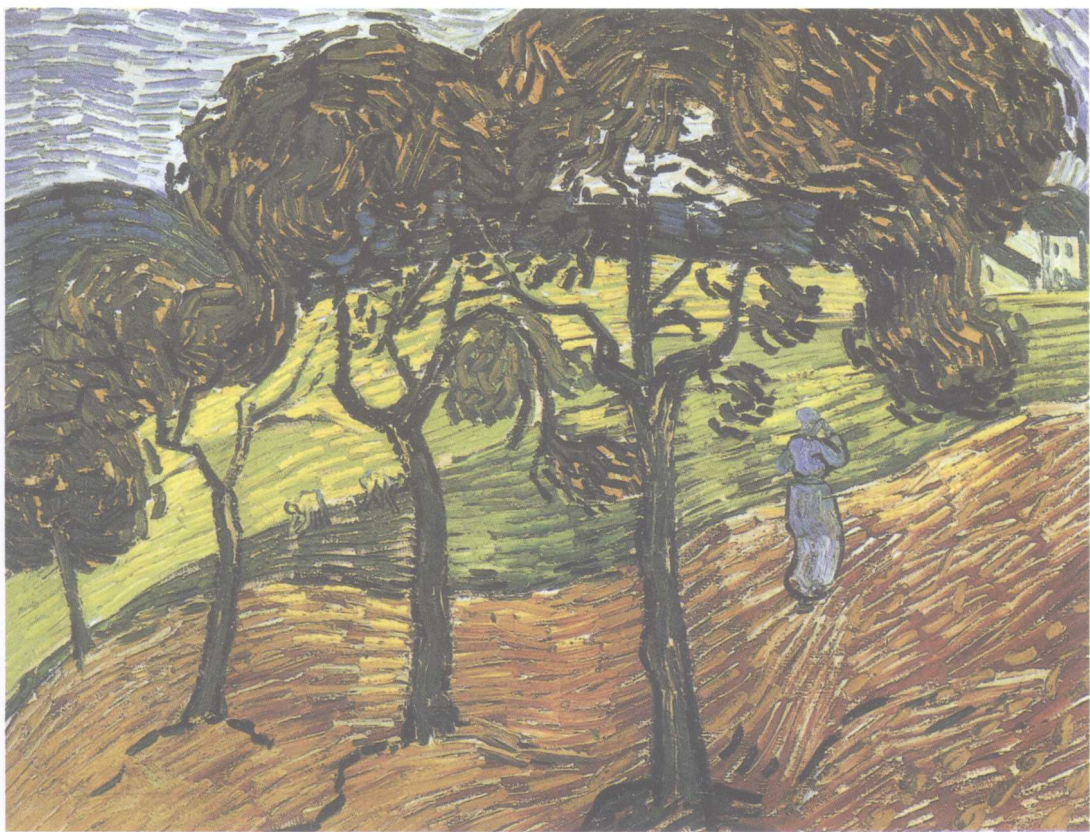
克里夫兰美术馆



落叶中散步

1889年 73.5 × 60.cm 布 油彩

阿姆斯特丹 凡·高美术馆



有树和人的风景

1889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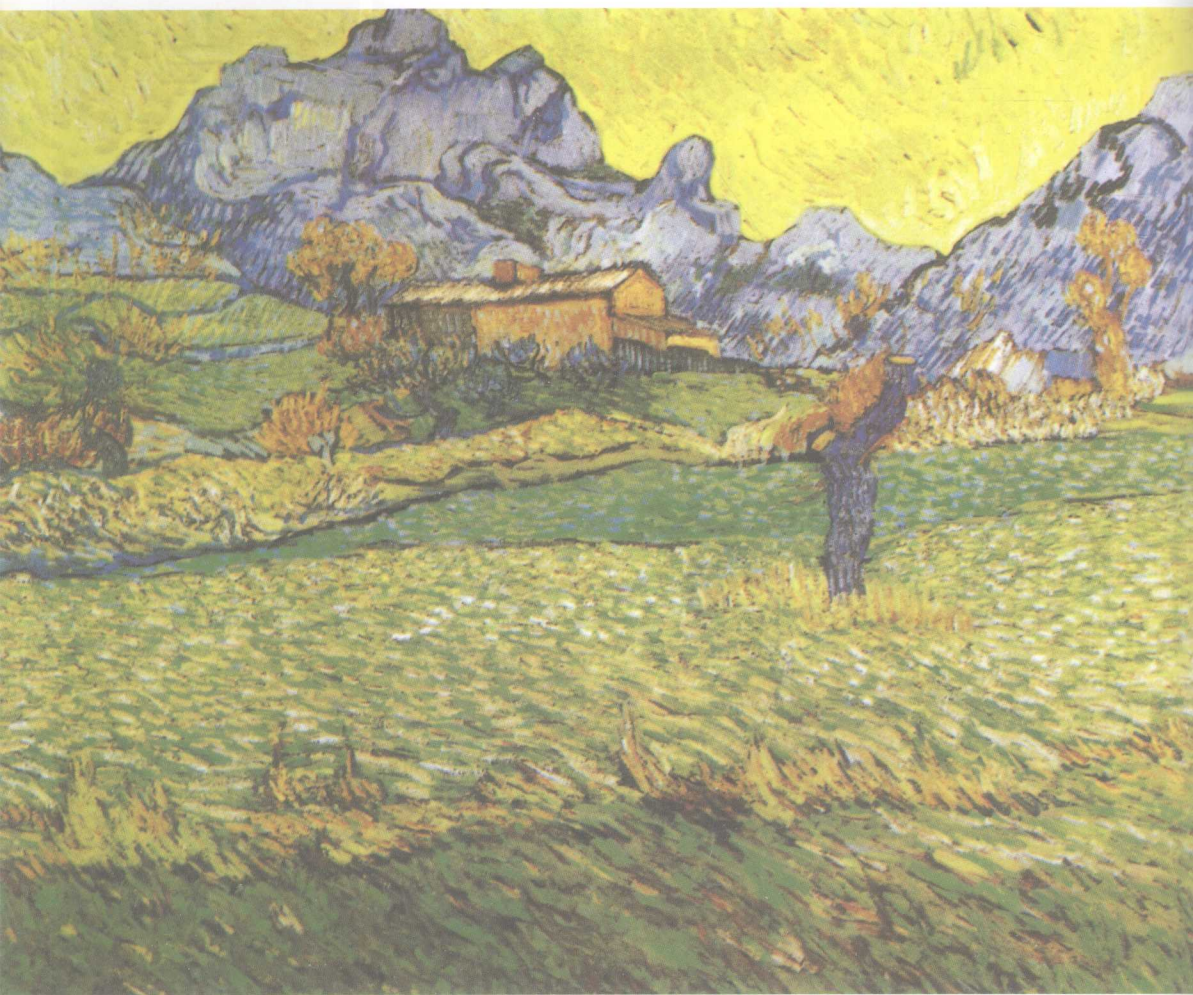
49.9 × 65.4cm

布 油彩

巴尔的摩美术馆

面，不论是大地、天空、星空或树木，都呈现出一种令人目眩的动感。《星月夜》是凡·高象征主义色彩的名作，是凡·高深埋在灵魂深处的世界感受。翻滚的天空中，一颗颗大星、小星回旋着，新月也形成一个漩涡，星云与棱线宛如一条巨龙在不停地蠕动；暗绿褐色的柏树像一股巨型的火焰，由大地深处向上旋冒；山腰上，细长的哥特式教堂尖顶不安地伸向天空。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回旋、转动、烦闷、动摇，在夜空中放射出艳丽的色彩……对凡·高来说，在他病情尚未发作之前，已感觉到被另一个世界监视着。他察觉到受苦恼、受烦闷的，不只是他个人，或者如向日葵那样的对象，而是能够把一切万物都包括进去的广大宇宙。

凡·高仔细地回忆了自己的病史。他清楚了自己的病实际上是周期性的，每三个月发作一次。因此，每当三个月的周期到来时，他就什么也不干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。



高山牧场

1889年

73 × 91.5cm

布 油彩

奥特卢

克洛勒·穆尔

美术馆

这时的凡·高，经常担心自己再次发病。他把这种情绪也带入了绘画。他画了《飞蛾》。凡·高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：“昨天我画一只珍奇的大蛾的头，就称为死亡之头吧！这只蛾，有黑色、灰色与朦胧的白色。它身上奇异的色彩，受到光线照射后，有时变成樱红色，有时又变成朦胧的橄榄绿……为了画它，不得已把它弄死，事后虽很后悔，但它实在太美了！”由此可见，凡·高内心时常存在着矛盾，有自幼年时喜爱花草自然柔和的一面，也有认定生物应该活到极限的壮烈的一面。也许，凡·高隐隐觉察到自己悲壮的绘画生涯到了极其绚烂的时刻，才寄予飞蛾这样的含义。

精神病院里唯一扰乱他的事情是这个地方的强烈的宗教气氛。他似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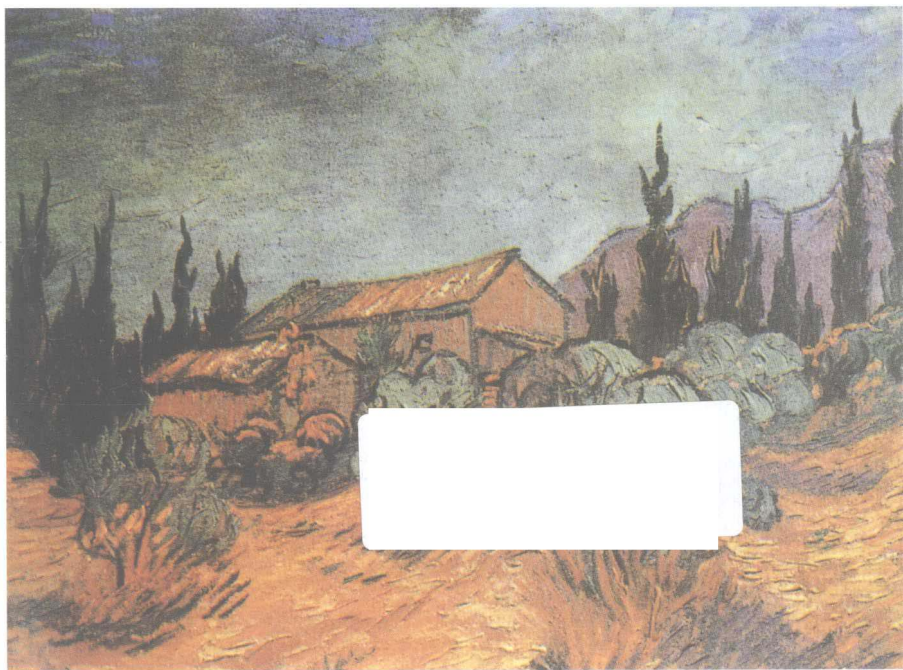
木头小屋

1889 年

45.5 × 60cm

布 油彩

私人藏



松树林

1889 年

46 × 51cm

布 油彩

奥特卢

克洛勒·穆尔

美术馆





开满黄花的原野

1889年

34.5 × 53cm

布 油彩

温特图尔美术馆

感到，随着阴暗的冬季的来临，修女们感染了歇斯底里的发作症。有时候，他望着她们嘀咕祷告、亲吻十字架、抚弄念珠、走路时双眼盯着《圣经》、一天五、六次蹣脚走进小礼拜堂做祷告和礼拜，他简直无法断定，在这所精神病院中，到底谁是病人，谁是护理人。自从在博里纳日那段日子以来，他一直对宗教的夸张感到害怕。他时时发现修女们的失常状态影响着他的思绪。他更热情地投入工作，力图把黑头巾、黑披肩的形象从头脑中扫除出去。

在三个月的周期来临时，凡·高又犯病了。这次是出现了宗教幻觉，他不停地念着乱七八糟的祷告，重复着《圣经》中的语句，回答他耳中絮聒着奇奇怪怪事情的声音。这次发病持续了一周。

1890年的春天到了，凡·高一次又一次地画了窗外的景色。一片布满黄色残茬的土地正在翻耕，以此为背景，他让带有紫罗兰色的土地和黄色的庄稼茬形成对比。遍野的杏花开满了树头，暮色将至的天空再次出现了淡柠檬色的光晕。



玫瑰花丛

1889年

33 × 42cm

布 油彩

东京

国立西洋美术馆

然而不断更新的大自然并没有给凡·高带来新生命。自从他习惯于同伴以来，他们的疯话和周期性的发作一次次撕裂他的神经，刺入他的要害。他的宗教幻觉日益严重，佩龙医生也开始应付不了他的病情。凡·高开始考虑离开圣雷米。凡·高请弟弟问一问他在巴黎的朋友、印象派之父卡米耶·毕沙罗，能否同意让凡·高来跟他一起画画。毕沙罗完全同意，但他夫人担心，凡·高或许会对他们的几个孩子产生不良影响。结果，毕沙罗想出了一个折衷方案，建议他的年轻朋友到巴黎附近的奥韦尔，找一位名叫加歇的医生。加歇曾为其他想在乡村画画的画家提供过食宿。他或许能帮助凡·高。

1890年4月，凡·高又一次发病。他苏醒后决定离开圣雷米。5月，凡·高感觉身体已经恢复不错了，就踏上了返回巴黎的列车。



鸢尾花

1889年 62.2 × 48.3cm 布 油彩 渥太华 加拿大国家美术馆